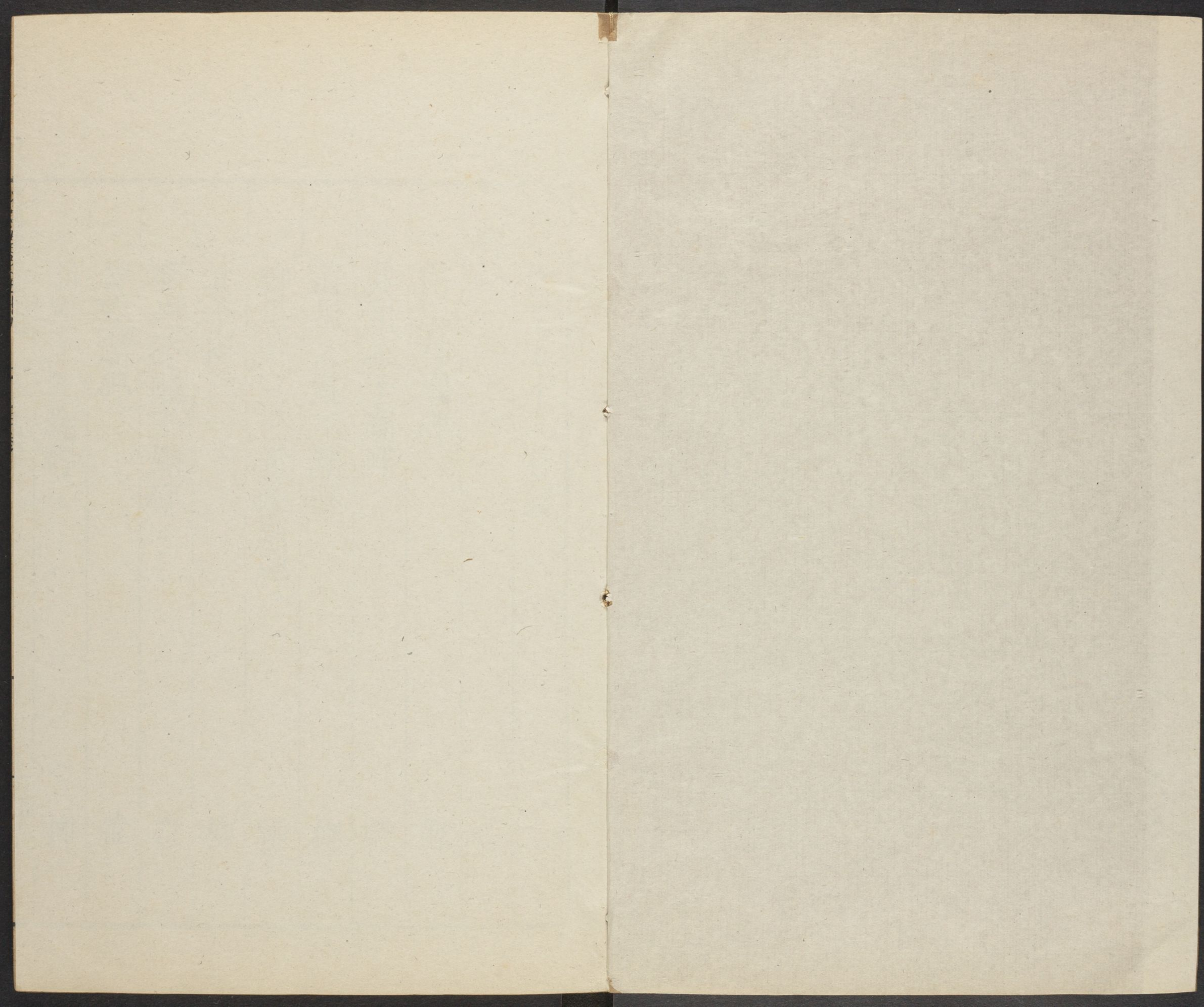


5238.07/0623

tr







文編卷之五十九目錄

碑銘

南海神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箕子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黃陵廟碑

湘源二妃廟碑

韓

韓

柳

柳

柳

韓

韓

柳

哈佛大學哈佛漢京  
圖書館珍藏印





平淮西碑 并序

韓

柳州羅池廟碑

韓

表忠觀碑

大蘇

潮州韓文公廟碑

大蘇

袁氏先廟碑

韓

清邊郡王楊燕竒碑

韓

曹成王碑

韓

饒娥碑

柳

龍安海禪師碑

柳

塗山銘

柳

沛國漢原廟銘

柳

武岡銘

柳

伍子胥廟銘

王

徐州蓮華涌銘

大蘇

三槐堂銘

大蘇

九成臺銘

大蘇

擇勝亭銘

大蘇

鼎硯銘

大蘇

文與可琴銘

大蘇



文編

文編

文編

文編

文編

文編

文編

文編

文編

大德

大德

大德

大德

大德

大德

大德

大德

大德

文編卷之五十九 碑銘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子行 校刊

南海神廟碑

敘事中造語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

起便爽朗

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

朝廷之嚴於事神如此

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育風怪

蔡昂

兩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袂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

事神

提



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櫜五鼓旣  
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  
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  
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恍惚畢出蜿蜿地地來享飲  
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飄旗靈旄麾飛揚晡靄鏡鼓朝  
轟高管噉噪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  
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  
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  
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  
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

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  
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  
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  
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  
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  
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  
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  
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  
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  
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  
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  
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弘  
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竒 處州孔子廟碑 韓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  
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  
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  
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  
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

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  
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  
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  
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  
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  
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  
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  
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  
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  
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



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  
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  
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  
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  
揭揭元誓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  
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  
琢詞碑石以替彼始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

謹按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

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  
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  
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濶僻陋  
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罇俎旂章粲穆布列  
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闕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  
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庠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  
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  
獲承旣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  
以流有類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  
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就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



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  
以毓蔬權其子母羸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  
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  
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  
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  
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  
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  
余按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  
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聖嘉筮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  
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

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誓助教某學  
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  
子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  
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  
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藝典革正道本  
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類宮詩有  
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  
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蓋銘茲德以告于史  
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



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  
吉日丁亥獻于類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  
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  
感忻以欵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昉昉其原  
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  
潔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  
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公粹厥誠  
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度默以聽公降酬酢  
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權于心父子弟兄  
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疾其多公斯考禮

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  
公賚于王休命是荷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醕申申  
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潁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亦竒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柳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  
攻劫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  
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  
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  
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  
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



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  
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舍初亞終獻三官衣  
布泊于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  
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  
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  
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  
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  
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  
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  
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  
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妙 箕子碑

柳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  
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  
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  
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  
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  
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  
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  
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



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  
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  
率是大道藁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  
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  
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  
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  
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  
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汗明哲在躬不陋爲奴  
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  
有懷故都特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  
大明宣昭崇祀式乎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鈔

衢州徐偃王廟碑

韓

徐與秦俱出栢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  
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  
爲雄諸國既皆絕奇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  
害卒債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  
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



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關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本於偃王而秦後

作廟者又徐姓也正與此議論相奏

迄茲無聞家天於栢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令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擁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擁赤白



目初在公至意平處便想世奇語  
一八石金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侈剥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缺  
祈咤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庇余惟遺紹  
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  
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  
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  
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鏡  
之于石辭曰

銘亦絕

秦傑以顛徐由遜縣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  
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  
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宰口孰與王當姑蔑之墟

太末之里誰思一土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  
唯臨茲邦廟土與貞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  
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  
盡重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  
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  
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誅  
刻示茫茫

黃陵廟碑

韓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之二  
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



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  
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  
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  
劉向鄭玄之徒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旣  
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  
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  
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  
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  
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  
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

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  
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  
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  
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今謂竹書紀  
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  
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  
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  
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  
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  
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旣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



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地捕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旣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帝手俾刻之

湘源二妃廟碑

柳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羣吏泊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羨均節委積咸執牘聿至于祠下稽度旣備備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廼桴廼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噐瞽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旣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



毆被爰孽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有異其躬  
有苾其馨沉牲爰告卽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媯汭神位湘滸揆茲有初  
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旣醞椒馨爰糈  
胤于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燭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  
時罔克龔邑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  
桴木負埴載流于江旣夷以成崇宇峻墉絜嚴清閒  
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旣安止邦人載喜  
奉其吉玉以對嘉祉南風潏潏湘水如舞將子無讙  
神聽鍾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平淮西碑一首

并序

韓

此書法嚴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處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只是敘事不着一句議論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媻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快唱聲萬口和附并  
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  
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予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夷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頗亂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  
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  
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  
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頗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  
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  
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  
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  
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

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  
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卅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  
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  
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  
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  
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旣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  
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  
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繇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  
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  
愨武吉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郢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賊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壇千里旣入而有  
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  
左殮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借來同我太平  
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柳州羅池廟碑

韓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  
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  
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凡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  
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

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  
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  
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  
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  
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第長入相慈孝先時  
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  
國之故以脩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  
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嘗與其部將  
魏忠謝寧歐陽真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  
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



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  
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  
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  
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  
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  
之以食其上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  
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  
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  
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

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  
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後吟兮秋鶴  
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  
杭繇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  
今欽于世世

表忠觀碑一首

大蘇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後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旣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侔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 王師積骸爲城醜血  
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  
庫籍郡縣請吏于 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  
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  
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  
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



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  
類雜萃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棠

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庵有吳越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巒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王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  
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  
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  
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首

大蘇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生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文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關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訓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



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  
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  
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  
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  
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  
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  
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  
里暮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  
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

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一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  
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  
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  
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  
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



鮫鱷如驅羊釣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掬  
牲雞卜羞我觴於燦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翻然被髮下大荒

序

袁氏先廟碑

韓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  
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  
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  
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  
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其著先人名跡  
因爲詩繫之譜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

兩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  
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  
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盡後委祉  
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  
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  
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  
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  
間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道  
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  
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



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頴孝侯生  
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蓋  
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  
令諱倫於公為魯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  
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暉是為皇考袁  
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  
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  
隨用謀行功從出入右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而  
室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會大父大父皇考比三  
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

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  
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  
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  
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  
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荆  
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  
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  
忍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  
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



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  
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  
羣州承楷數以直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  
栢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爲順勢即宜  
以諷以龜以平其幟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  
陟堂進室親登籩飴肩臠胎幣其樽玄清降登受胙  
于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祗  
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繼以告之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韓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祈州司

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  
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  
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  
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  
父爲之請於戎帥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  
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  
將軍負外置賜勲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  
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  
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  
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



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

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揚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俾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



既明且慎終老無廢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  
思顯動績斲石于此式垂後嗣

曹成王碑

韓

直叙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

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大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吊安台不忍聞喪除痛刮磨

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因急世之要恥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斷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

州不解衣下令招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

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

告無事遷真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

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

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

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

笏垂魚坦坦施施卽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



謝告實初觀察使虜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  
戍衆萬人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  
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  
書中其忠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  
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  
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  
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  
反主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  
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  
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

惟陳言之務去怪奇者也

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昇艦步二萬人以與

賊選噉鋒蔡山踣之剡斬之黃梅大鞵長平鏖廣濟

掀斬春撤斬水掇黃岡笑漢陽行趾汙川還大膊斬

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稽

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

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

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

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

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

陳兩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



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温  
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  
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  
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彘將慎將鏢將潛  
借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  
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  
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  
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  
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  
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

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宜具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

詩之辭曰

叙畧者詳之于銘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

銘亦務奇語

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

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齧其姦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

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

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誌

饒娥碑

柳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爲室女淵懿靖專



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  
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  
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  
出龜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  
號以爲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  
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詔後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  
好靖不游纖葛締紵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  
飲酒不節死乎風濤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  
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形枯父屍既出孝質已殂

龜鼈鼉鼉有蛟洎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  
適與我謀鄱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  
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肉刑不施漢美淳于烈烈孝娥  
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爲儔恒人有言惟教是圖  
懿茲德女家世不儒竒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  
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誌  
龍安海禪師碑  
柳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  
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  
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



文編卷之五十九  
一  
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巽昏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  
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  
而離離而爲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爲  
秀爲能南北相訾反戾聞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  
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  
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愆於是北學於惠隱南  
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  
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  
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  
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

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卽  
其處而成室宇遂爲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  
負大木礮密石以益其居又爲龍安寺焉尚書裴公  
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  
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爲僧五十三暮元  
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洎懷直浩初等  
狀其師之行謁余爲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爲士  
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  
師始爲釋其父達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  
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巖山終



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爲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  
浮游散遷莫徵旁行徒聽浮言空有互闢南北相殘  
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  
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爲彌寂而默  
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  
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旣陳而明乃去而歸  
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塗山銘

并序

柳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

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

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

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旣同宣省風教自塗山

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

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

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

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

嗚呼好議論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

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紂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

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



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  
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山足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  
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待方岳  
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正神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  
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人仰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  
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唯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  
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丑开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  
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此亂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  
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化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  
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失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

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且人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  
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  
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却切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宜發  
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表小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  
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以防風遺骨專車克明克威  
疇敢以渝宣昭黎憲耆定八混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  
塗山巖巖界彼東國唯而四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碑  
貽後訓則

沛國漢原廟銘

柳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尚佐命  
垂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  
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削滅  
奇論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  
興之又俾元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  
厥祀故曲逆起爲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  
神舜之胄也汝陰脫帝密網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  
行嘉謀禹之苗也鄼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  
度以大帝業尚之裔也淮陰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  
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定楚地

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  
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  
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  
探昊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  
其靈建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嬴以混諸侯  
憑力于項以離關東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  
獻其用德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旣建  
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  
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奠舊都以壯  
王業之基生爲湯沐之邑沒爲思樂之地且曰萬歲



之下蒐遊于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  
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於萬  
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爲四海而黎元得以  
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  
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  
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其本宇內成其制而心  
懷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  
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  
定位建茲闕宮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綿越千祀至今  
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  
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  
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  
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敬乞  
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羣蛇輔龍  
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羅旣離鹿駭東夏  
長蛇封豕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于劉赫矣漢祖  
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豪暴震疊威聲布流  
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霸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  
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



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惠王宗湮克承崇崇沛宮  
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  
建旂纛鼓遂據天位竄遊故都求介丕祉煥列唐典  
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武岡銘

并序

柳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  
守帥南鈞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  
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  
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卽誅時惟潭部  
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

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  
犬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然號呻吟  
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  
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繼來于潭咸攸天廷  
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  
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  
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  
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  
昔公不夸首級爲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  
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大不爲鯨鯢恩重事持



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嶺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竄彼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承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旣骨而完旣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賊由公而仁我始寇酌由公而親山畋澤獻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著以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

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宄之冊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伍子胥廟銘

王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夫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于善而有補于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



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朝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  
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  
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  
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  
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也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  
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  
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  
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  
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徐州蓮華漏銘

大蘇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  
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  
郡徃徃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  
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  
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漏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  
之國子博士傅君揚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  
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人之所信者  
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  
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  
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



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鈺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

大蘇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

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謀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念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聞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



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玘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魏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歛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九成臺銘

大蘇

鄴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



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於人器兩  
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  
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下之間世無南郭子綦  
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  
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  
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  
緜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  
之呼吸往來唱和法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  
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  
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燦

然畢陳於前矣

擇勝亭銘

大蘇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  
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  
我欲即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  
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  
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  
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  
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旣薺我茶亦醪我漿旣濯我纓  
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塲



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以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  
名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可爲鄉  
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獨不傷居之無盜  
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  
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變仰滅  
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啟世盲

鼎覲銘

大蘇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暘蟲隕羿喪厥喙  
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憤裂東南圯黜然而深維水  
委誰乎爲此昔未始戲銘其響如幻詭

文與可琴銘

大蘇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  
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杳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文編卷之五十九

終



